

◇灯下漫笔

老家人叫你“百坦点”

[浙江]阿果

雨水在挡风玻璃上织出一张晶莹的蛛网,雨刮器像踩着节拍拍的舞者,左右摇摆地清除水痕。前方载着钢管的货车突然一个急刹,车闸门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,七八根钢管轰然滚落。我迅速向右打方向盘,避开了砸落的钢管。后视镜里,只见钢管像受惊的蛇群在路面上四散逃窜。后面那辆白色SUV就没这么幸运了,“砰”的撞击声让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。长吁一口气后,不免暗自庆幸:好在提前出门时间宽裕,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慢慢开,才逃过此劫。

办公室说起险象环生的一幕,同事老沈听了也是神色一凛,他呷了一口茶说:“都说司机越老、胆子越小,百坦点,总比开快车好处多。”

“百坦”是浙江德清人挂在嘴边的词,进餐时一句“百坦吃”,朋友告别一句“百坦走”,做事时说一声“百坦点”,传递的不仅仅是慢慢来,还有祝福和珍重的意思。老沈也是将“慢”字诀贯彻到生活里的人。科室团建活动一道上山摘杨梅,同事们一进杨梅山,像发现宝藏的海盗,见到红果子就往篮里摘;只有老沈背着手,慢悠悠踱到山顶,他就像鉴赏珠宝的收藏家,一棵棵察看,一粒粒端详,最后被他摘到篮子里的杨梅,又大又甜,让我们都怀疑自己和他进的

不是一家果园。老沈笑呵呵向我们传授经验:找向阳的杨梅树,挑刺泡圆鼓鼓、红得发黑的摘,这些熟透的杨梅摘去后,营养留给树上未熟的,每一粒都会转甜。

只是,城市生活好像按下了快进键。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里,流云快得像是后期特效;电梯广告里永远在叫卖“闪电送达”。但总有些人在湍急的时间河流里筑起自己的慢岛:公园里练字的老人,笔尖悬着欲滴未滴的墨珠,像将落未落的雨滴;面包房的小师傅称面粉时专注的神情,仿佛在调配长生不老药;年轻妈妈吹凉米糊时嘟起的嘴唇,让整个早餐时光都变得柔软。去年学点茶,“调膏”后,左手提壶高冲,细细的水柱像条银链往碗里注,右手握着茶筴快速击打,像写草书那样带着一股暗劲。待茶汤渐渐泛起白沫,这时候手上速度放慢,画“o”形轻轻拂动。这样打成的茶云,白白的,细腻稠厚,能托起整个黄昏的重量。

从烧水到点成,少说也得二十分钟。这样的茶,喝下去的不是液体,而是一段被认真对待的时光。

周末到杭州中山北路的123茶点铺打卡。这家店铺的员工有孤独症患者和智力障碍青年,普通人可能很快就学会的事情,他们要反复练习上百次;

一句简单的问候,可能要练习三个月才能说得自然。我点了一杯五谷豆浆,看着制作的男店员一粒一粒地挑选红枣和黑豆。他的动作很慢,但特别认真,像是在完成一件艺术品。等待的15分钟里,店里安静而温暖,没有人催促,大家都在用善意守护着这份慢节奏的成长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: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时区。在这里,慢慢来不是缺点,而是一种被温柔以待的权利。看着他们专注的样子,我突然明白,有时候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最美的祝福。

现在想来,钢管滚落时发出的嗡嗡震动,是生活给所有匆忙者敲响的警钟。老沈摘的杨梅之所以甜,是因为他懂得让阳光在果实里多住些时日;茶点铺里的孩子能笑得那么纯真,是世界终于允许他们按自己的节拍生长。原来美好的抵达,往往始于最从容的脚步——就像种子破土前,总会默默把根须往黑暗里扎得更深些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七彩人生

老狼

[靖江]庞余亮

每个冬天,我都在那家老浴室里遇到扒河蚌的老郑。

老郑早上是扒河蚌的,到了下午,河蚌全部售出,到了黄昏,他就是那个在西郊公园里唱戏的锡剧票友。

比起西郊公园里寥寥无几的听众,到了浴室里,老郑和他的锡剧都是赤身裸体的,老郑的听众反而就多了许多。老郑唱得很投入,有微醺的感觉,因为有浴池的浴室天然就是一个大音响。

老郑最憋屈的事是年轻老板不出去“混”了,天天被老板娘“押”在了前台,他是不允许老郑把浴室当剧场的。老郑的独唱会就没有办法进行了。没法在浴室里唱锡剧了,但还是可以开故事会的。洗完澡后,大家都会说起当年的豪气。

老郑从小就和父母生活在长江上,然后从长江顺流而下,去黄海,去东海,去福建,去厦门……

“板凳大的梭子蟹是扔掉的,因为国家不收!”

这是老郑的原话,他是靖江渔业公社的人,出海打渔,是为了出口创汇。他说他不知道从长江里捕捞过多少鲥鱼刀鱼,也不知道从大海里捕捞过多少大黄鱼小黄鱼带鱼,反正近50年的渔民生活,真正体味到了靠水吃水的辛苦和甜蜜。

60岁的时候,老郑退休,拿了退休工资,但他还是安分不了,夏天在乡下的野塘里捉黑鱼,冬天在港里扒河蚌,即使下雨也不停止。到了晚上,他会拖着他自己购置的音箱和话筒,去西郊公园唱锡剧。

老郑捕黑鱼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,因为靖江基本上没有黑鱼生活的野塘了。好在港里还有河蚌,老郑每天都能扒到50到100只河蚌,河蚌肉大约是每斤4元,老郑能在退休工资之外,再收获到与退休工资相同的收入,其他扒河蚌的人绝对没有这么多的收获,这也是50年水上生活给予他的馈赠。

“……长满浮萍的港里,是没有河蚌的!”

老郑很留恋水上生活,他有两个女儿,一个在靖江,一个在外地。老郑告诉我,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怕他的!老郑还问我为什么?我说,你有虎威呗。

老郑很很受用我送给他的这顶高帽子。

其实也不是高帽子,想想他也应该受到女儿女婿的尊重啊——七十多岁的人啊,不抽烟,不赌博,还能把很多河蚌变成钱。他在家说话应该是有效的,是有虎威的。

西郊公园,一个孤独地唱《双推磨》的老人,像一只孤独的老狼。他的虎威苍老了,但永远在。

